

『实干将军』能解『空军困局』吗？

——记巴基斯坦空军参谋长塔希尔·拉菲克·布特上将

13架战机坠毁

12月15日,巴基斯坦西北部城市白沙瓦突然响起激烈的枪声,塔利班自杀袭击小组试图闯进当地空军基地,但遭到基地卫兵的坚决抵抗,交火中,有4名恐怖分子被击毙。随后,塔利班发言人伊桑称:“我们将继续对该基地实施类似攻击。”

位于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白沙瓦基地,自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起就是军事重镇。1960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架U-2侦察机从白沙瓦起飞侵入苏联领空,结果被导弹击落,导致著名的“美苏U-2危机”。今天,白沙瓦是巴基斯坦空军北方司令部所在地,驻当地的第26飞行中队曾多次参与巴政府打击塔利班武装的行动,成为塔利班武装分子的“眼中钉”。据美联社报道,布特等巴基斯坦空军高官一再强调,只要形势需要,巴空军依然会一如既往地投身到“维护国家统一与安宁的军事行动中”。

如果说恐怖袭击对巴空军来说还只是“癣疥之疾”,那么严重的战机老化现象正逐渐成为心腹大患。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在过去18个月里,巴空军至少有13架战机坠毁,几乎是该国战机总数的3%,事故發生的主要原因就是机务状况老化。

据称,在坠毁战机中,巴空军从法国达索公司以及第三国买来的二手幻影-III、幻影-V系列战机占了一半,它们大多是巴军方以买废品的价格搜罗来的,然后以代号“玫瑰”的改造工程予以翻新,以便“缝缝补补”地凑合着使用,“有些零件甚至是从坠毁飞机上拆下来的”。前巴基斯坦空军高级官员沙希扎德·乔杜里承认,布特领导的巴空军正处于“准战争状态”,既要协助陆军打击国内塔利班叛乱,又要防范印度随时可能在克什米尔争议地区挑起事端,“不停歇的战备行动进一步恶化了空军战机群的状态,然而经济困境却限制了政府向空军的投入”。

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马沙希德·侯赛因透露,2012年11月底,布特参谋长曾在参议院国防委员会作证时呼吁,巴空军已在“困难的环境”中尽其所能,最近接二连三的事故与使用过于老旧的战机有关,他希望政府和议会关注“空军困局”,

“穿行在风暴里的人。”这是外界对新任巴基斯坦空军参谋长塔希尔·拉菲克·布特上将的评价,近段时间,巴国内形势异常严峻,连戒备森严的军事基地也频遭塔利班的恐怖袭击,而巴空军受限于经费紧张,老旧战机状况频出,也使得布特的位置“很难坐”。



增加必要的经费投入。目前,巴基斯坦的军费开支约占政府预算的20%,但空军份额低于陆军,使其在装备更新和人员招募方面处于劣势。

亲赴反恐最前线

需要指出的是,布特绝非只会“哭穷”的将领,作为巴基斯坦空军的领导者,他不仅不遗余力地培养出优秀的飞行员,还着力培养能适应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的真正“战斗员”。在巴空军内部,布特说过的“对领导者来说,领导应该体现在行动上,而不是体现在地位上”的格言非常流行。

1977年3月,布特进入巴空军服役,从普通战斗机飞行员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先后担任中队长、战斗机联队参谋长、米安瓦里基地司令等职。据英国《空中力量》月刊披露,早年布特在米安瓦里基地工作时,从不靠强硬的命令和宣讲来提升自己的领导力,而是通过自己的行动潜移默化地影响部下。有一天,一群新飞行员在作战室门前准备前往基地航管中心,一辆本田车忽然停在眼前,身着飞行服的司机探出头问:“你们马上就要开飞了吧?”定睛一看,这位司机竟是掌管近千名

官兵和文职人员的基地司令布特准将(当时的军衔)!当时,指挥着多支战斗机中队的布特准将的办公室面积仅十几平方米,里面没有豪华的“老板桌”、“老板椅”,只有简单的桌椅和洁白的墙壁,一台电脑和一部座机。与他的身高和身份不大“相称”的一部旧手机,勾勒出这位司令不曾停歇脚步的形象。事实上,像布特这样的巴空军高官并不在乎自己的外在形象是否该以“金玉”镶贴,而更在意自己正切实地做些什么。

巴基斯坦空军军官都遵循“一地任期两年”的规定,即在某一基地或某一级机关工作两年后,不论位居何职,都要转调到另一个机关或基地继续服役。这种“两年一轮换”制度使得他们对不同地域基地的气象环境和地貌特征相当熟悉,一旦爆发战事便可尽快进入状况。自从布特接任空军参谋长后,他一直致力于强化空军部队的机动部署与快速反应能力,同时他又尽力为大家排除后顾之忧。据悉,巴空军在经费极为拮据的情况下依然在工资、住房、医疗、子女就学等方面给予部属优厚待遇,这些政策甚至惠及到军人的妻儿老小,从而令官兵们时刻准备为神圣事业而战。

2012年3月7日,巴总统扎尔达里亲自出席了空军将领的更替仪式,原空军参谋长拉奥·卡马尔·苏莱曼上将向布特交出了权杖。有意思的是,在交接仪式上,苏莱曼和布特共同揭开了一块覆盖在精美木牌上的帷布,木牌上镌刻着早年巴空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穆罕默德·尤素夫(他也是一位战争英雄)的一句话:“致巴基斯坦空军未来领导者:一个真正的领导者要有独当一面的信心,要有做艰难决定的勇气,要对其他人的需求持有同情心。他不要设法做个领导者,而是要成为行为与目的对等一致的人。”实质上,这句话不仅是巴空军领导者对官兵的一种激励,更是他们对自我的强力鞭策。

据报道,布特上任后就很快亲赴西北边境省的反恐前线,指挥空军参加对塔利班武装的打击行动,这或许也是恐怖分子嫉恨他乃至整个巴空军的重要原因吧。

雷炎



印度要在“高山热湖”中试制高速鱼雷

周边军情

在连绵起伏的中亚群山中有一片辽阔的湖水,它就是世界高山湖泊中水深第一、水量第二的伊塞克湖。“伊塞克湖”在当地土语中的意思是“热湖”,湖水在冬季从不结冰。最近,印度向拥有伊塞克湖主权的吉尔吉斯斯坦伸出“橄榄枝”,打算在此设立高技术鱼雷靶场,不惜为此付出高昂租金。靶场负责人斯捷帕诺夫称,印度此举是为了利用当地尚在运行的鱼雷试验中心试制新鱼雷,从而增强本国的潜艇实力。

先租靶场 再学技术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位于伊塞克湖的鱼雷及反潜装备靶场计划于2013年1月转归印度使用,而现在该靶场的最大客户是俄罗斯。为了利用该靶场进行VA-111“暴风雪”超高速鱼雷的试验,俄罗斯每年需要支付大笔租金。

报道称,伊塞克湖靶场是世界公认的内陆水下武器试验圣地,早在苏联时期就倍受各国军界关注。几个月前,印度国防部长曾参观伊塞克湖靶场,之后印度军事代表团接踵而至,除了参观调查,还与吉政府举行一揽子谈判,并对租用靶场



■“暴风雪”鱼雷能以200节的超高航速对敌方舰艇进行打击

所需费用做出评估。有资料表明,这一试验中心拥有大量传感器和跟踪设备,可以对鱼雷的速度、制导和控制系统性能进行有效测定。按照印度国防部的计划,准备利用伊塞克湖靶场从事超重型鱼雷和无人驾驶自动潜水器的研发和测试。

有意思的是,印度海军所用的外国鱼雷有70%都是由伊塞克湖靶场附近的达斯坦机械厂生产的,而该厂的最大控股方就是俄罗斯国营武器出口公司。据哈萨克斯坦“Inform”网站披露,印度本想把伊塞克湖靶场和达斯坦工厂全部吃进,但经过俄、印、吉三方的反复商

谈,最后是新德里花钱拿到靶场,而鱼雷工厂仍属于俄罗斯。

《印度斯坦时报》“自我解嘲”说,印度出现在伊塞克湖,与俄罗斯的利益并不矛盾,两国在吉境内的相关军事活动对俄印关系会产生良好影响。但“Inform”网站称,印度在伊塞克湖站稳脚跟后,仍会把眼光盯住达斯坦工厂,因为靶场和工厂相辅相成,“缺了任何一家,剩下的部分都没有存在的价值”。

据分析,印度最根本的目的还是想掌握苏联时代遗留下的“暴风雪”鱼雷技术,从而为印度潜艇提供更强有力的水下攻击能力。

有机可乘 见缝插针

据俄罗斯《国防》杂志介绍,1943年,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决定将苏联海军精密武器测试靶场乃至第117鱼雷工厂一起从战火纷飞的高加索达吉斯坦前线迁到伊塞克湖,1954年在两者基础上成立了海军试验生产联合体,也就是今天的伊塞克湖靶场和达斯坦机械厂。

苏联时代,达斯坦-伊塞克湖联合体承担了为苏联海军试验和组装生产各种秘密水下武器的任务,其中就包括“暴风雪”高速鱼雷。据知情人士透露,伊塞克湖靶场机要室里藏有珍贵的原始测试数据和各种鱼雷样品。有消息称,在1991年苏联解体前后,加拿大情报部门就和吉政府接上关系,并花了两年的时间达成购买5枚“暴风雪”鱼雷和相关技术资料的意向,加方愿意出资600万至1000万美元,没想到俄罗斯抢先“横插一杠子”,在1993年与吉方签署协议,以1.5亿美元将伊塞克湖靶场及测试设备的10年使用权收入囊中,但当时的吉国总统阿卡耶夫却拒绝了将达斯坦机械厂一起租给俄方。

诞生于苏联时期的“暴风雪”鱼雷是世界上第一种超空化鱼雷武器。所谓“空化”现象是指,当物体在水中高速运动时,物体周边的水体形成低压气泡,从而使物体运动的阻力减小。“暴风雪”鱼雷就是利用火箭发动机在鱼雷头部生成大量气泡空穴,使鱼雷被空穴包围,从而让鱼雷可以达到200节的超高航速。俄黑海舰队前司令巴尔金海军上将称,“暴风雪”鱼雷主要用于突破美军潜艇防卫圈,可攻击航母等大型舰艇,有“水下导弹”之称。

有消息称,2010年4月,吉国内发生严重骚乱,总统巴基耶夫被迫逃离,新上任的奥通巴耶娃总统为了稳定局势,接受了俄罗斯的一系列援助条件,其中就包括以1.5亿美元出售达斯坦机械厂48%的股权。英国军事专家亨特·拉姆齐介绍,当初吉政府内部多数人主张用达斯坦机械厂48%的股份抵消本国积欠俄罗斯的18亿美元债务,可是最后,还是由总统拍板以1.5亿美元的低价出售,因此造成吉国内的民意反对俄罗斯控制整个达斯坦-伊塞克湖鱼雷产业链,也才有了印度的“见缝插针”。 萧萧